

汪荣祖作品系列

学林漫步

汪荣祖 著

Young-tsu Wong

谈艺辑、书后辑、随想辑、人影辑

Xue Lin Man Bu



江苏教育出版社
JIANGSU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学林漫步

汪荣祖 著

谈艺辑、书后辑、随想辑、人影辑

Xue Lin Man Bu



江苏教育出版社
JIANGSU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学林漫步 / 汪荣祖著.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9

(汪荣祖作品系列)

ISBN 7-5343-6856-1

I. 学...

II. 汪...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03702 号

出版者 **江苏教育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马家街 31 号 邮政编码 210009

网 址 <http://www.1088.com.cn>

出版人 张胜勇

书 名 学林漫步

作 者 汪荣祖

责任编辑 郝志坚

集团地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政编码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北科技师范学院印刷厂

厂 址 河北 秦皇岛 电话 0335—2039060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 张 23.5 插页 2

字 数 205 000

版 次 2005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001—5500

定 价 26.80 元

发行热线 010—88876731

编辑热线 010—88876730

苏教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增订版赘言

《学林漫步》是我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课余遣兴之作，先在报纸的副刊上以“庸椽笔者”笔名发表，后于1983年4月在台北由时报出版社出书。1998年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按照原书发行简体字版之后，至今也六年有余。最近江苏教育出版社来函，谓大陆版合约到期，征求重出新版的意愿，我有点“受宠若惊”，居然还有人要看这本旧书；这本书的台湾版也早已绝迹，今有“重见天日”的机会，我当然欣然同意，并乘此机会增添一些原书出版后二十八年来陆陆续续所写的一些杂文，共计“谈艺”五篇、“书后”八篇、“随想”六篇、“人影”八篇。

我在此感谢江苏教育出版社的好意。

汪荣祖

2005年2月23日

于台湾嘉南平原

天津百花文艺版序

1978年之秋,我应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之邀,充当客座教授一年。当年台湾言论发挥的空间不大,台北的两大报《中国时报》与《联合报》,唯有在副刊上争奇斗艳,竞争激烈。我是在《中国时报》的高信疆先生的鼓动下,开始为他主编的《人间》副刊写专栏,每周两三篇,每篇千余字,专栏即以“学林漫步”为名。

专栏作者多喜用笔名,我也随俗用了“庸椽笔者”。庸椽楼原是我祖先在徽州的读书楼,藏书颇丰,我生也晚,未能享用,以此为名,略表怀念之意。我于1981年首次回乡,不仅人去楼空,而且百年老宅亦已不见踪影,庸椽梦碎。寻访北京三里河时,钱锺书先生即戏称我是庸椽楼后主人。庸椽楼既已子虚乌有,此后我亦再未用此笔名。

《学林漫步》在《人间》副刊上连载数年后,于1983年由时报出版社出版,转眼已十年有五,早已绝版,何异过眼烟云?不意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杨兄天石,百花文艺出版社高为先生,竟然知道此一海外旧文,更督促旧集新刊,在神州大地发行。我深感杨、高两先生盛意,原思别选一遍以报,然今年客居台北,无从着手,唯有将旧作照旧付梓,除了校读一遍外,未作任何异动。

1998年春客居台北指南山麓

写在书前

1978年到1979年间旅居台北时，承中国时报高信疆先生之约，为他主编的《人间》副刊写短篇。当时见猎心喜，竟率尔操觚。然因平生见闻不出校园，仅能在“学林”中捡拾一二。所谓“漫步”者即随意兴所至，东涂西抹云尔。幸有“学林”的限制，尚未天马行空，迷途忘返，所述所论大致不出《人间》编者原定的范围——知识性、报导性、艺文性。

既是“漫步”，当然胸无成竹，写一篇算一篇，譬如和尚撞钟。但笔者^①既非和尚，更无和尚的恒心，时常经月不得一篇。但毕竟积少成多，居然满筐。时报文化出版事业公司认为尚有结集的价值，遂成一编，分为“谈艺”、“书后”、“随想”、“人影”四类。其中极大部分曾在《人间》副刊发表，也有一二篇“漏网之鱼”，初次“亮相”。同时，亦收录若干曾在港、台报章杂志发表过的少作。语云：“敝帚自珍”，信非虚言！

1983年3月9日

^① 作者笔名“庸椽笔者”，“庸椽楼”乃其祖先在徽州的藏书楼，故以楼为名。

目 录

谈艺辑

善 读	(3)
学术文章	(4)
史书三体	(5)
外国史研究	(7)
兰克史学真相	(9)
历史的表象与真相	(15)
历史小说与小说性的历史	(18)
历史与科学以及科学的历史	(20)
境界谈	(24)
思古幽情	(25)
史书与文采	(26)
论翻案	(27)
浪漫的“五四”	(28)
“五四”思想性格的再商榷	(31)
壶底乾坤	(38)
路德与歌德	(43)

“君子固穷”辨	(45)
译书二三言	(47)
云梦秦简	(49)
夏朝的曙光	(51)
传记的长短	(54)
闲话自传	(56)
诗的声律	(59)
扬州八怪的书画艺术	(61)
红楼梦长	(64)
思潮与时代	
——思想史研究之范畴与方法	(66)
桐城非谬种	(76)

书后辑

书之恋	(81)
线装书	(83)
《拾遗记》中的科幻	(85)
“李白家世考”质疑	(87)
明成化本说唱词话	(90)
《论戴震与章学诚》书后	(92)
读胡适来往书信选	(94)
鸡毛蒜皮的小事？	
——初读布罗代尔史学新著	(96)
威尔逊传的风波	(98)

北洋海军何以覆败?	(100)
近代史的比较研究	(103)
几本研究梁启超的书	(106)
喜读熊著《中国孩子的历史》	(109)
一本不寻常的旧稿新书	(112)
未完成的系谱	(116)
《时报》与晚清改革	(123)
有关汪精卫的学术研究	(126)
胡适历程的曲直	(131)
追寻半世纪的踪迹	(140)
一个历史学家的历史	(148)
尼古拉二世的悲剧	(159)
索尔仁尼琴与诗史的传统	(162)

随想辑

宋太祖的政治秀	(171)
古御史今谈	(175)
叶名琛模式	(177)
“叫兽”谈	(179)
簧宫绯闻	(181)
高雄中山大学赘言	(182)
京都大学一瞥	(184)
暑期大学的一个构想	(186)
记诵之学不足恃	(188)

美国大学教授的年薪	(190)
美国闹“学生荒”	(192)
两个专任	(194)
选系谈	(196)
考英文作文有感	(198)
汉学的名与实	(200)
文言与文化	(202)
出版与文化	(204)
“吃”的文化	(206)
传闻之失	(208)
不平之鸣	(210)
攻乎抄袭	(212)
也谈史料开放	(214)
日本人的和番成绩	(215)
外国的月亮	(217)
谈情说爱	(219)
写给乱世佳人郝思嘉	(221)
黑种劫	(225)
人才从哪里来?	(229)
姑苏“城”外寒山寺	(233)
才俊解	(236)
读书的甘苦	(238)
中国文史之学的危机与转机	(241)
西寻故乡?!	(255)

人影辑

袁崇焕之死	(259)
汪景祺的文字狱	(264)
怀胡敦复	(269)
王铃教授印象记	(271)
方神甫忆语	(274)
萧公权先生晚年二三事	(276)
萧公权先生的英诗	(280)
天涯行客	
——怀吴博全	(282)
怀念宜兴徐子明先生	(287)
胡适的博士问题	(300)
李敖“复出”！	(302)
马克·吐温的吼声	(304)
爱因斯坦百年祭	(306)
达尔文盖棺百年论未定	(308)
我看萨特	(312)
加缪的“余震”	(314)
弗罗姆哀辞	(316)
曼荷莲学院的女主	(318)
陈寅恪的晚年	(320)
吴宓与陈寅恪的情谊	(323)
吴宓先生失恋记	(331)

义宁而后称祭酒	(336)
长使书生泪满襟	(344)
屈莱果与殷海光	(353)
太炎新墓记	(361)

谈 艺 辑

善 读

书太多,读不了。古人已有一部“十七史”不知从何读起之叹,而今日印书方便。卷帙益多,更不知从何读起了。欲解此困,要能善读。

所谓善读,就是专找好书读,不看无聊的书(若以无聊的书作消遣,又当别论)。譬如要观山景,到过笔者故乡所在的黄山,许多山峰便不值得看了;要欣赏水,看过太湖的浩瀚,又何须再看寻常湖泊的细流?当年黄季刚说:“八部书外皆狗屁”,绝非事实,但我们也不能说黄氏此说是屁话,他放的不是屁,而是读破万卷后所发的豪气。

假如真的是读破万卷之后,才知八部好书,岂不是太浪费精力与时间,太不善读了吗?换言之,若一定要登上黄山,才知其峰岳的仙逸,则必临介丘,才知其不值一观。故今人要善读,除自己的判断外,尚须依赖两种工具:其一是书评,二三子若已评一书犹如介丘,则云云读者便可不浪费众多的“一顾”,不知可节省多少时间!(即学者之间也可借书评相互检讨,并作互利的学术通讯与对话。)其二是索引,有此按图索骥之法,便可对一本书作“突检”,不必吃完一块蛋糕,才知它是坏的。

书评与索引在近代进步国家,已相当完备与普遍,但我们仍然与理想相差太远。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为了使无数的读者能善读,希望少数人能推动书评与索引工作,使能日臻完备,造福读书界。

学术文章

学术文章一定很难懂吗？的确，有许多学术文章难以写得明白易晓，没有相当的水准与功力，永远也读不懂的。英哲罗素的文章，写得呱呱叫，得过诺贝尔的文学奖，但他的《数学原论》，不要说一般人看不懂，连学哲学的殷海光也看不懂。

但另有许多难懂的学术文章是可以写得易晓的。这种“难懂”的责任便在作者，而不在读者了。笔者经常见到的，约有两种情形。第一种难懂的原因是，作者著述，只从兴之所至，未能照顾到读者之“可读”。王充有言：“夫笔著者，欲其易晓而难为，不贵难知而易造。”意思是说，写文章的人不要怕自己太麻烦，而要尽量使看文章的人觉得明白易晓，这也就是说，作者要替读者处处设想周到。作者果能体贴读者，许多难懂的学术文章，当可化难为易了。

另一种难懂的原因是，作者自己尚未把问题弄清楚或思路不清，或未深切体会资料，或将外国的概念与词汇，不求甚解，囫圇吞枣地运用。试问：若作者自己一知半解，迷迷糊糊，又安能令读者知所云呢？

知道难懂的原因，便可对症下药，以求改进。总之，学术文章宜力求晓畅，不仅正文如此，注释亦要清楚明白。须知注解并非学术文章的点缀，而是读者的指针，每可引导读者作更进一步的研究，岂可语焉不详？

史书三体

前几年,有人要学《资治通鉴》的体裁写历史。诚然,司马温公的《通鉴》是不朽的名著,但今人若要依样画葫芦,纵可免东施效颦之讥,亦如乘帆船过洋。吃力不讨好。当今通行而史家可大显身手的体裁,约有三种。

一曰“史述”(Narrative history),偏重史事之叙述。此体行之已久,亦即是吾国固有的纪事本末体,其价值仍无可取代。至少写历史教科书时,必用此体。“史述”的优劣端在能否清润:清者,清晰明白也,如映影之水,一览无遗;润者,流畅通达也,如大河冰释,滔滔而下。

二曰“史论”(Analytical history),偏重史事之分析。此体为今之欧美史家所崇尚,常不按时序或事序论史。故大都从专题着手。史论贵能精微:精者,恰到好处也,增一分嫌渲染,减一分则嫌不足;微者,深入也,所谓明察秋毫,穷理尽性而后已。

三曰“史比”(Comparative history),偏重史事之比较。此体最新,尚在求精之中。“史比”最忌附会。陈寅恪说得好:“比较方法必须具有历史演变及系统异同之观念,否则古今中外人天龙鬼无一不可取以相与比较,荷马可比屈原,孔子可比歌德,穿凿附会,怪诞百出,莫可追诘,更无所谓研究之可言矣。”(见《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故作“史比”者无须厘定范畴,最好能从较具普及性之制度或思想入手,如民族主义、达尔文主义、封建